

丝路山水地图是『图』还是『画』

□ 肖敏



《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以青绿山水呈现的地图

被故宫掌门人称为“国宝级的书画作品”的《丝路山水地图》，到底是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还是一幅古代绘制的地图？

人类地图的起源是因为尼罗河水患每年都要冲垮田界，为了田地所有者能确定各自的权益，进而绘制地图。古代中国也有类似传说——大禹治水，为明确被大水冲掉地界，4000年前大禹把九州地图分别刻制在九个木鼎上。战国时，管子还强调打仗必须先熟悉地图。

中国古代的地图又称“舆图”，舆的本意是车厢，借指古代测量大地的工具“记里车”。东汉科学家张衡把“记里车”改进“记里鼓车”，这个车分上下两层，分别有木偶，每走一里击鼓一次，每走十里敲钟一次。驾车人记录声音的次数既可以算出距离。

东汉末年曹魏时期的裴秀作《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把比例尺（分率）列为绘制地图的第一要素，用“计里画方”即按比例绘制出方格坐标网而形成地图。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把裴秀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古代地图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考古发掘出土的3张绘制在绢帛上的彩色地图：《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

“丝绸之路”名词是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是对公元前数百年中国和印度之间丝绸香料贸易交通线的特定所指。这个概念得到了历史的持续回应，成为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往来的文明方式的总称。历史上称得上“丝绸之路地图”的有许多，但限于编著者的观念（如西汉刘歆编著《七略》奉行“收书不收图”的旧例观念）和印刷复制不便，直到宋代雕版印书普及后才有所改变。因此，宋代以前的古地图留存很少。

《丝路山水地图》又被称为“青绿山水画”，或者说，这幅地图是用青绿山水的方法呈现的。青绿山水是中国山水画最早成熟的式样。201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馆藏历代青绿山水展，其中宋代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引发轰动。青绿山水以概括、富有强烈对比的表现形式，适合表现观赏性与实用性相协调的山水地图。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青绿山水地图，由于实用性和时代整体绘制水平的制约，普遍艺术性不高，格调偏俗气。

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中国绘画和世界各国绘画都有图像记录功能。中国古代绘画在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方面往往可以兼顾，就像今天有些艺术水准高的照片。从汉画像砖、《韩熙载夜宴图》，到清代《康熙南巡图》等无不是历史场景的图像记录。《丝路山水地图》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是一幅“什么图”

《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有文章指出《明<蒙古山水地图>实为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觐地图》。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地图呢？

《丝路山水地图》宽0.59米、长30.12米，绢本，曾藏于明朝皇宫，1930年代由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2002年回流中国，经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林梅村10年的研究鉴定，认为作品创作的主要参与者是明代“吴门画派”谢时臣，是根据明初《陈诚西域使程记图》和传安《西域见闻录》等资料绘制的，确认为“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这幅长卷从东面的嘉峪关一直向西画到天河城（今沙特麦加），其中城市、关隘等重要地标有211个，对重要的地名、城市，长卷运用传统中国地图的惯例，直接用文字予以标注和说明，如丝路上各城市重镇，敦煌（中国）、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赫拉特（阿富汗）、伊斯法罕（伊朗）、大马士革（叙利亚）等。

据《汉书》记载，最早的丝绸之路地图是由西汉大将李陵绘制呈送给汉武帝。东汉末期魏晋时代，佛教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僧人法显、惠生、天竺（印度）僧人佛图调、须菩提等往来于中印之间，东晋名僧释道安写成《西域志》《西域图》。《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作者席东认为，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说，并没有一幅古代地图是专门描绘这个主题。古人绘制涉及丝绸之路的地图主要有三个方面：官府的疆域地图、僧侣传教（信众朝觐）地图和商家的商旅地图。其中疆域政区图是存留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代地图门类，在古代称作“舆地图”，按表现内容不同，分为天下图、全国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

疆域地图，往往不是以各朝代实际控制的地域为界限，而是反映当时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很多包括了今天所说“丝绸之路”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向来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就包括几乎整个亚洲，体现帝王“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另一方面，随着历朝历代中外交流的积累，东西方地理、地图知识的传播、融汇，特别是元明以后，人们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提高，逐渐出现了包括世界的“天下图”。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为迎合中国帝王绘制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坤舆万国全图》。400年来，这个图式成为中国版世界地图的“标准版”。世界地图的出现，使得中国人对“丝绸之路”有了整体的关照和认识。

今年中央春晚呈现《丝路山水地图》所引发的关注和议论，让大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及时代意义。就此来说，无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艺术走笔

胡同里的美术传奇

□ 赖睿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和二环路相交的一处大杂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职工宿舍，院落不大，住着十几户人家。如今说起，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叶浅予、戴爱莲、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彦涵、张仃、蔡仪、范志超、祝大年、吴冠中、丁井文、黄永玉、张梅溪、袁迈、柳维和、程尚仁、孙美兰、常澹、万曼、宋怀桂、贝亚杰、王曼硕、陈沛、陈伟生、周令钊、陈若菊、侯一民、邓澍……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才华，谱写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篇章。

正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记忆——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展”，把居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主要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日常生活与艺术交往的细节、美术学院与艺术创作的场景，与时代背景融合，揭开一段中国美术传奇背后的故事。



湘西苗族老艺人 周令钊 陈若菊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设计者。张仃与周令钊组成国徽设计小组；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共同绘制了新中国第一张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油画家董希文、雕塑家邹佩珠与滑田友、木刻家彦涵等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的开拓者。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尝试通过写生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画的困境；董希文在这里完成了油画《开国大典》，并深入探索着油画民族化的方向；工艺美术家们则为装饰设计、壁毯、染织等工艺美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甚至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密切联系。

自上世纪40年代末起的数十年间，“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如“文化大宅门”，聚集、见证了众多艺术家的人生。这几十位艺术家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点，却互相尊重、理解。他们不但创造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还让大雅宝胡同的精神和气质在下一代人身上不断传承、发扬。新的传奇也在不断地缔造、书写。

当代油画的中华意蕴

□ 秦萱



盛装的塔吉克姑娘阿依古丽 全山石

日前，“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国内汇报展”（杭州站）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参展画家以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研究员为主体以及部分来自中国油画界的其他优秀画家，共60余位，共展出作品约150幅，是一次全面整体地展示当代中国油画艺术成就。

这次高规格展览缘起，要追溯到2016年夏天。2016年7月，“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在法国巴黎布隆尼亚宫展出，这是中国油画首次以国家名义出国交流。展览在法国艺术界和社会上产生重要且积极的影响，受到法国观众热情欢迎。

为了让更多国内观众有机会欣赏到当代油画精品，展览组委会决定2018年上半年在杭州、上海、广州、重庆、西安、沈阳等几个重要的城市举办“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国内汇报展”。

张汉东南虫艺术印象

□ 哥布

“南虫艺术之张汉东作品展”日前在云南曲靖美术馆展出。我从红河奔袭350公里，为开展之日能一睹作品。

张汉东，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涓公河次区域民间文化传习馆馆长。这个人身上有着许多故事，对于我来说，他最大的一张名片是“南虫艺术”。

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慕名造访玉溪师范学院涓公河次区域民间文化传习馆。传习馆坐落于学院本部，一座落成不久的楼房，里里外外透着“南虫艺术”气息。进楼里，浓烈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上挂着书画和书法作品，案上摆着镂空之中的

木雕和正在绘制的陶罐，馆内收藏着云南民间艺术音乐。在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中，我一眼看到张汉东的两幅梯田油画，于是双脚生根，内心澎湃起来。那是我熟悉的画面，是心中常常出现的场景。作品用色鲜亮热烈、情绪饱满，传达出一种温暖、热情、自信的生命信息。另外一些绘画作品，则是古朴、拙稚的人物或生物意象，让人怀想人类的生生不息。

在曲靖美术馆的展览上，我看到了张汉东更多的作品。我认为，他是在诉说云南故事，唤醒云南“乡愁”。那些绘画作品，是我们生命的图像、内心

的幻影、灵魂的符号。无论油画、版画还是国画，张汉东都不全按照“标准”来画，有自己的创造。我的理解是，他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准确、生动、艺术地展现云南的方式。“南虫艺术”就是多年思考和探索的成果。

张汉东主导的“南虫艺术”，生发于云南大地，集大成于玉溪师范学院涓公河次区域民间文化传习馆，以云南澄江县帽天山出土的五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云南虫”为历史纵向基轴，以云南多样性族群文化为横向枝蔓，整合古生物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发掘具有云南特性的艺术。

展览作品以“中华意蕴”为主旨，共分三个主题板块：生活之意、人文之思、心灵之境。生活之意重在表达画家对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及其所引发的独特感受的表达；人文之思侧重于画家从现实出发所引发的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情感关怀与深沉思考；心灵之境重在画家回首内心世界，关乎中国精神与审美的形而上的自由表现。

“我年轻的时候学习油画时，叫‘西洋油画’，今天我们能以‘中国油画’为名出国展览。这两个称谓的变化，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明证。”88岁的油画家詹建俊说。

油画虽然起源于欧洲，但在中国，经过几代中国油画家的不懈努力，努力运用油画艺术语言来表现本土生活、反映中国精神和文化特质，使油画艺术逐渐融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进程中。

光明透彻水彩心

□ 苏梅



雾笼太湖 李剑晨

日前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的“光明透彻——江苏省美术馆藏李剑晨水彩画精品展”，精选了李剑晨赠予江苏省人民政府、由江苏省美术馆典藏的80件水彩画作品，为水彩画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佐证。

水彩画起源于欧洲，是一种携带轻便、使用范围广、艺术性强的画种。它以水作为媒介，调和透明水彩颜料画在专用纸张上，通过“水”和“色”的相互作用，表现出透明、轻快、湿润、流畅等水色相互交融的独特韵味。水彩画在中国经历了传播、普及、发展、演变百余年的历史，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李剑晨是早期将欧式水彩引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关广志并称“南李北关”，为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剑晨一生醉心探索水彩画的艺术魅力，创造性地提出水彩画技法“水分、时间、色彩三要素”，更制作了极其精细的色谱变化表。出版相关研究著作十余种，由此奠定了中国水彩画的理论基础，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水彩画群体，被海内外誉为“中国水彩画的开山大师”和“中国水彩画之父”。也因其生活简朴清淡，为人正直坦荡，被称作“德高、艺高、寿高”的“三高老人”。